甗甀洞藁

甔甄洞稾卷之五十三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贇校

書三十九首

與張羽王書

明公以碑視不佞知不佞之劣於碑也今得以爲型範矣因憶明公論碑當學蔡沈𦍑栢侯祠記又小似衛覬而間入崔寔列傳語即不佞嘗謂今碑用列傳而明公不以爲然何耶今觀衛覬三碑雅出蔡沈上並爲蕭統所遺古今人論文何常之有𦍑明公信而好古則不佞心下之矣祭柏國文超潘陸而望孟堅

爲竒不小夜來恐未遑得自構一章及覩來稿不覺汗愧自失容面謝

與王行甫書

兒去適有寒疾方汗不能作一字爲問方山人想能道之已聞足下遇兒過厚私心竊不能安使者同郡吏來爲鄒使君索序時賤體尚未平兼爲功觀擧一喪遂又濡滯數日今雖如命脫草愧不成章恐無當於使君爲足下玷奈何小園花石如故偶得吳中善爲山者二人來撤我壺嶺巉巉洞而稍廣之又鑿一渠環山而出通滄浪水內外並可泛槎工須數月許

竟卽楚人而吳園非不娛悅奈非貧家任何鄉閈盛從有能繕茅亭者九日前後或遣一來可乎若主人攜之俱來更踰所望生亦嘗與俱赤壁也

奉樊山王書

偶爾涉江載塵賓彦遂厥觴之名園覩以宏藻幸厚矣一醉以往渺焉川陵欲附南皮之遊而續西園之詠可更易乎歸未數日徐可源攜翰札來細玩諸篇益近風雅王公之好學不倦廿士如飴者求之古人亦不多見至欲品題新社之作而綴言其端則非僕能也敬謝敬謝可源行造次布復

與羽王書

移楚集兩經細閱而靛筆爲加詳過江集雖止一閱則兆孺爲之地矣兆孺於風人之旨不甚深猶幸不輕去取遇禎伯少足下遷蜀詩則大不省所謂大率遷蜀詩微渺過激而湛鬱悽惋處獨多正諸名公所不逮也禎伯得無以皮相乎移楚諸作境稍夷意亦稍適宦雖不調有故人在焉故多用平調而冲雅勻密無甚俏雋語然欲奇絕如過江萍浮二集不免小遜耳僕嘗刪諸子詩每過刻而獨用恕於足下蓋足下自得於詩者三學然後詩一也每篇自匠一意不

相雷同二也用何用字多古詩之流而不事纖豔三也顧足下猶自求多於宏壯瑰麗以僕覘之業已在其中矣若夫持徑尺之璧而索微瑕則亦有三好古大過或傷才憤世大過或傷氣感遇大過或傷調即僕有所不能盡汰而足下燭照之矣辱在心知敢亦以此自效愧是井中之見不足通方惟裁教幸甚

上陳中丞書

偶聞新法更張運軍郡邑洶洶關係隱覆不敢不以聞蓋運軍往反京路終歲不休視之戍守勞逸十倍且有意外漂流兼之運官剝削僅存皮骨瓢稱天幸

糶其米入太倉後歸途無資不議一二先歸勢必俱斃其有脫逸數多則又運官小弊罪不在軍令往者未回尚未卜其爲人爲鬼而復槃以戍守之例勾攝戶丁夫婦責辦軍裝令之僦居省城以待後運夫一軍之運費已不貲今方將加優䘏而又審其法以重困之則衛官必增見問軍婦必增月糧僦居必增貲值似所謂水益深火益熱其勢大家不破小家不逃不已也即一州兩邑之洶洶其在通省人心可知有司奉行無不慮額虛變但避阻撓之罪不敢直言生方伏在草莽謬辱心知且惻桑梓之民無所告急故

敢冐昧畧啓乞賜詳加咨訪速爲調停以蘇一方大
厄陰德無量至懇

復灌甫宗正書

年來索居郊園心境漸寂惟有誦讀歌詠以送餘齡耳惟是海内二三故人不忘寤寐而故人中生平所欽服如君侯者經術藝文種種發自神悟無復一語粉飾雷同每一拙玩宛然侍坐東階受益無量昨歲冬杪爲先君斂藏方磬一石重鐫墓表乃工未及郎而從者在門碑從天降君侯之寵靈不肖先君之徼福君侯殆非偶爾不然何不先不後若是哉無論遠

淦厚貴而使者維繫護持咸出君侯心力數千里外所經川陸舟車屢易曾無分毫磷玷喜何可言感何可言乃又損惠家珍食以梁園諸異品尤出望外業已薦之先祠用告明德屬新春應酬如蝟且不敢久羈使者薄言申謝諸容專遣以候不宣

復黃梅劉司訓書

執事負奇未售乃以其緒餘爲名邑師而一時執經抱藝諸賢皆北面嚴事之即緣分脩職隨材曲成未必非萬里結轍地也邇所聞賢聲益洋洋人口吻矣竊爲心賀山中擢朽業已偶木石而狎禽魚自分無

補於世乃執事意氣在遠蓋親時時惠清問郵游何以承之兩銅鳥若翼而至前不畀了喬雙易從天下也日抱書焚香拜明賜厚矣使旋率爾占謝諸幸亮察

奉陳孔震中丞書

獻歲且七十日開旗節尚駐武陵義洞聞未暇還鎮帳下士勞矣國倫無所從起居不任私念惟是元老壯猷一舉苗格露布所至歡聲如雷此盟府之特書而楚人之天幸也敬賀敬賀春雨病麥菜色盈野延佇鋒騎以日爲年此時帳下士得無釋戎承而東乎

圖倫久病目近日始能爲林貞女作傳愧非名筆亦不敢不竭其情蓋貞女鍾天地閒氣而發兩名家匹德史冊希覯古今罕儔捉筆命辭益令人起敬向嘗作石瓊秀傳已奇其事此尤裦然出瓊秀上矣道遠莫致敢以託之郵筒

報鄒彥吉使君書

歸臥田間得時雨數日政與農人鼓腹相歡而王使適至又得明公兩贈言識高意遠遂足爲僊鶴集冠不佞本非大敵奈明公有餘勇何第獎借大過不覺赧然自失鄉謂竊附知巳私願至足何敢當明公旗

鼓哉黃州諸勝有待而顯有如東陽永嘉非沈謝不
名若赤壁本奇假借嘉魚無當雪堂竹樓雜解字間
高士幽人曾不得一託足皆所謂前人不足古也至
求黃歇殘壘永安故城僦居人不知所在獨推鄉先
生詩稍備一邦邈典而其辭又宏麗大家高視蘇學
士二賦何論香常今先生骨已朽明公發有意一表
章之以風楚後學乎先生從子行甫氏得在門墻風
氣日上近著兩遊記與西山飛雲諸詩庶幾魏唐人
語想當見賞如何如何

與方子及書

向里人持足下數行來且知近況殊雅乃猗蘭稿反於他處得之而足下不以見寄何也司徒郎署儼然得二方為重亦一千古事韜光避忌是在明哲鄙人舍此無所效其愚卽往時七子云云善臣者遂以為殷鑒矣如何如何

報王行甫書

頃過辟疆園暫遊三山順流而歸自謂去神仙不遠乃一入里門便嬰塵俗與褦襶子應酬遂不能吐一辭以紀名勝無何時雨解慍方與田父躋歌為歡則足下兩記鄒使君兩詩儼然在案何物鄙人蒙幸乃

爾使君詩高雅覩鷓鴣集又進一格將謂遇大敵則
勇而鄙人又不敢當然不可謂不知已矣足下記丈
雅有沈思而抒意狀景絕類魏晉人而結煞過之諸
詩則翩翩元貞一洗其舊勇於孟賁遠哉恃在虛懷
商兄一二字幸速更定就剞劂也園丁移竹業已成
小林旋烹石首魚酌宜城酒賞之不減在柯山籬下
行甫愛我哉薄有宋研一方宋帖一本聊致區區非
敢以答貺也

與宗良王孫書

三月曾束一書併摩尼庵詩屬顧氏子以上想當不

至浮沈佳篇一冊久在案頭日取而誦之不滅與足下追隨述作足下蓋勇於詩矣五言古九日以前五章酷學鮑謝所不似者幾希詠菊以下浸淫魏漢間中微有純雜而亦多拾于鱗語至如識曲聽其僞則于鱗摹擬敗何而足下化而用之反佳七言古如戚將軍花卉歌大自宏麗是少陵家法嘗謂全勝而白紵舞歌又似于鱗影子然細玩于鱗則足下不免少遜矣五七言律絕句深穩處多類明卿然縱筆之失往往有之間用僻小曠浪語則不善學敬美而誤也豈足下不以爲定論乎近見敬美關洛紀遊諸詩格

漸岀境漸化倍勝舊作此郎畢竟善悟不可量也足下得之否

與趙司理書

園居寡營獨晚年益嗜酒爲可咲風雪任戶木石情親即一日不飲僵臥耳它復何亦

答張黎平書

初聞明公有黎平之薦僕竊以爲楚爲壞非所以居公已又聞報可則大自悟知爲其地新解兵非公不足與塡撫也夫以明公之才兩臺使視以爲一方輕重力能得請於朝即朝士大夫皆得覩以爲一世輕

董茲行榮矣哉即通都大藩不得與爵壤爭衡矣且黎故黔中郡而楚以兩衛翼之諸蠻夷長官所聽命蓋嚴城也承平滋久事權稍分忠敬可行於蠻夷而號令不申於士卒一卒大呼風走雷應僕於十年之前蓋已慮其有不測矣比在田間不與世事邇聞辰沅之間有戒心者數月非卒之譁而病民則夷之有所激而負固也然負固易解而譁之病在腹心非扁鵲不治昔人以叔瞻宮之奇爲虞鄭之扁鵲僕竊敢以望公公豈有意乎黎自今不足平矣

答曹伯泉書

往見方孫兩山人稱伯舉以詞才困主吏非其好也
不佞反之曰安見郡國辟主吏用不必得才抑不必
才如伯舉也古之賢者類多絜其道而穢其迹有如
賣槳屠羊阿里街卒武功亭父皆下主吏數等而卒
用貧賤以顯名受知來世由斯而談謂伯舉爲主吏
亟則可主吏何負於伯舉哉適覩諸篇居然瀟灑不
負山川人游揚而語次多感慨磊落之氣則所謂詩
言志也又不獨爲主吏重矣況厠墨跡箇中亦有舊
藏然叅有精如盤谷圖者且親題其後購之尤難伯
舉以此見貽可謂割家珍矣敢不拜賜風雷卷詩與

序益不甚工豈仲美操觚筆而諸君亦率爾應之耶乃元獻之跋佳集大有古意聞其人亦欲過訪幾時可與伯舉方舟來耶

報楊仁甫書

西郊之攜愴焉河梁景也車塵漸北心旌益馳數奉手書忽忽如就見巳又忽忽有長別之感雖明公以待次爲安而居人常恐不得復借寇鄙念又百倍於玆矣計後消息尚爾杳然頃聞東莞袁君業巳祝學西粵此明公之前茅也今且有推轂明公者矣舟人往迎想當代竹馬如故事明公豈誠效河東守復至

耶至則爲居人賀賀而明公不免滯留不至則爲明公賀而居人不免歉望要之無一不歉歉於私心也春來僅與羽王一二醉羽王尋有浙圻之役往矣舟人峭帆迅發率爾報書

寄張羽王書

江口夜酌别意慘然鷁首纔分大風驟至比爲殘暑所迫不復能視解纜其明日歸至北園則罷觴不能舉捲卷不能讀知音既遠山水皆長物耳能無傷心非人哉又數日則吳下二石工來爲我撤小山而新之遂疏一渠遶山通滄浪水甫成僅與仁甫一飲即

醉中未嘗不念羽王爲之歔欷哽咽嗣得江行消息最後得岳陽書併北園老翁詩讀之益知公奇節遠懷可千古而不可一世象鼻山尋常與青城玄圃齊名矣度此時息駕高岳無復風塵色即有所苦貧也非病也世人將奈羽王何許序拙藁千萬留意

復周思友少參書

海上負犍爲驕從前道彼其時蓋勵勸戎馬閒戒心動色無閒一致款密語今靜思之安危得失俱幻夢耳何至今人失其故常乃爾耶罷歸數年與世睽絕然得抱書洗藥以自適其真性而舊術盡解則流言

之賜大矣每念故人近在三百里內不能操几杖以從之遊覩一江爲異域悵然悵然

再報陳中丞書

比歲不登列郡𢘿黎且溝壑矣自明公下令發倉所全活無慮萬衆乃今而暘時若百穀旣升殆十餘年所罕覩仁人德意天亦應之如是哉國倫伏在田間日與農人相慶弔惟明公獎其重農者而又察其病農者而進退之是用天道也而天之應明公蓋不啻以三楚列郡矣

報元美書

自揚州牧遷去書郵遂不易得間致一二遊客敫字
峷山强𢙳非足以通其心弟邇時居室苟完又以其
隙小治園花石且體庶幾吳中人所謂盆景聊以遣
其餘日非敢望弇州山也足下修持旣堅屏廢一切
穠郁之好聞之竊爲心快乃賢仲又屏弃一官而還
與足下相朝夕老焉想當増快數倍第恨不聞道而
亦恥不與黨人至欲往謁老師之墓造足下之庭則
𠷣𦟌不忘老死不倍峷足下待之春來病目苦以筆
研爲人役然誦詩讀書雖衰𢟪不能一月曠也小集
粗有次第俟面質而後録行獨念予與諸稿經弟更

定者甚多而青蘿館前集大少續集纂自汪生手傳者未必盡佳佳者多在所遺今更定舊本在汪郭二生所匿不復出嗟乎子與生厄於悍妻死又爲兩生所厄可爲大痛有如于鱗詩刪託之匪人徒爲識者姍笑足下其亟爲一正之

復張司務書

十三年前辱兄顧我京邸而申以抱璞之識示以尸居之儀弟雖不能了然于玆然知有道之言與動必有旨矣闊焉滋久想益有淵詣乃今來教亦復云然殊不省所謂大信令傳後非止詞家事即有道者未

必人人當之弟何敢冒焉居也至謂不失時即能匡時有以貽後即可傳於後則其理一也兄猶岐爲兩致豈理可二乎面承無由聊此相答

與何仁仲公子書

向附王司理數行想當徹覽久與執事有訪戴之興奈嘉樹園不及弇山何端居寡營感時思友傷白雪之鮮和睹晨星之易稀即魚鳥娛人丹石佐酒然可以託迹而不足以怡神此伯牙絕弦郢人指斤所以爲千古長慨執事蓋有志焉而能忘情於斯乎

報袁履善書

比入大梁即聞足下有宛之難久之始得爲垂亭人
業已稱幸然意悲不自勝矣既不佞被放得爲下雉
人間中思故屈指如晨星念欲東遊取次晤言卒卒
爲家累至不能冀糧與屐發而輒止者數歲然從諸
遊客聞足下起居無恙慰心不淺矣頃得廖生俞生
北後致手書且奉假山諸作使得容膝之地得藉寵靈
爲名園何厚幸哉俞生還先此道謝併以二詩書惡
弱寄意其一在大梁時作也幸賜裁教

答李别駕書

鄙人去高州十二年憶與諸子周旋雍容至蠻兵壓

境而不亂島寇犯城而不危庶幾陳蔡之從也豈一變稱忘哉今鄙人削籍仕途且老竟不得與諸子一再過三年前姚古士自京師織一書來喜如復見今又得誂事書且聞海州佳舉其爲喜又倍之矣何至分俸相恤腆厚甚耶惟是執事負美才承家學雖爲制科所遺業已儼然佐大郡且當　朝廷用士破拘攣時舉察賢能定當異右職即制科何加焉幸益强飯自愛需之耳所示生祠碑鄙人深愧不德無以當士風之厚且聞姚已下世悲感何可言

報王僉憲書

往歲使者行郡鄙人一睹前芳心目如洗顧從者傳檄飛渡息不停晷至欲倚一芹之獻而不可得此豈獨鄙人有私歉即父老子弟亦謂不能須臾留君侯一振州里之玩愒而使疥者遽起跛者立安也春來淫雨病麥菜色盈野想不待察所而知之鄙人竊爲桑梓過計春潦夏必旱兩災相仍盜起且如蝟曲突徙薪必有長慮者有陳於君侯之前者乎容當造縢以請願君侯之留意也

報李孟誠憲副書

往在海上以軍旅之事受賢明公明公未見而才之

既見而信任之已又舉三城之完以功國倫而獨引電白之不守以自咎此豈惟國倫所不敢承即史冊所稱探聖賢之微弘將相之業者未必可望明公萬分一也蓋明公心誠任天下事故心誠愛天下才雖不肖如國倫亦在所收有如儋之神師賤卒嬰之上客弱虜人未易測也國倫蓋亦心結之入以語兄弟妻子出以告公卿大夫莫不慨然以爲古道復見方圖所以報明公而爲明公用迺明公業已拂衣去而國倫亦坐飛語免官矣山中一無所營但不敢廢學然恨不能翼而日侍明公前也

答費文學書

當代相門累世家學文武衣冠之盛未有尚於君家者僕自薄遊所遇如太平守太僕丞司空郎及平虜將軍皆未嘗以僕爲不肖而託交焉最後則臨武順德兩公傾蓋如故退而自幸一別若不相聞豈知猶有賢俊如執事即以臨武爲是父順德爲難兄乎且生平無面談之偶一旦有千里之問遇我殊異感君何言顧詩文薄技畫脂鏤冰不足以承高雅惟是同聲相應藉爲忘年之交重耳佳篇盈牘語語唐音僕不能復有所贊聊草一詩答貺幸裁教之

答袁黃巖書

都下一握即附心知且以雅道相命固恨相見晚耳黃巖仙吏天將以名山奉之人地相傑大自奇事別後尚謂聞教有期迺僕徼福流言削迹世路自分空谷老矣故人高義在遠益敦題書分俸儼然自數千里外來意何殷也短牘佳篇居然大雅而猶折節下問豈不謂空谷之人可與言乎顧鄙曲沉騷寂寞已久僕欲以中庸之才一振之恐非其任奈何鴈蕩之遊積念巳十餘載向爲軒冕所束今復爲婚嫁見羈過此即有登臨之緣不遇仙吏亦當取嗤山靈可勝

悵憶

報李本寧書

早春西遊往反貴邑之境上迺獨不得一抱足下臂而有謁豈誠愛百餘里之勞甘爲行路人耶心之精微蓋難言矣歸而自悔即不爲行路人是亦鄉人已耳足下能盡恕乎初夏聞有郎水之警良爲行隄者病知足下卜居邑城想當無恙偶棐山人過敬附數行

奉復許相公書

比聞閣下入政府天下士氣人心歙然欣賜蓋休養

和平之福可延頸待也幸甚快甚鄉茂承以三稿上
掌故自媿蕪拙者數年乃閣下拜相初辰又遇
天子臨軒策士冠蓋雲集機務方殷而猶遠念蓬笥
儼然辱之書而過獎借之玆姬聖吐握之風千古再
見非衰朽所宜蒙也奉以藏諸家廟令子孫世諷誦
焉與璽書並珍矣茂承再北謹再拜附報音僕竊不
自量欲以平生諸稿介茂承乞序於掌故夫柱楨緗
縹見者稱艷而不必其中之盡美也過望如是閣下
豈有意寵靈之乎得擲數言榮於推轂數倍臨書不
任祈懇

與王子振書

聞者浪遊名山一遇執事不啻與名山並奇矣執事夙悟博通負不世才比見德器宏厚絕泯英妙迹心竊賞之夫才難而善將其才尤難執事蓋進於是異時樹聲藝林書伐盟府何以難執事哉竊附忘年之交坐進此道執事得無以爲耄也

復南海蘇生書

山洞高眠於世一無所羨獨恨故人離索知音寥寥耳偶廣濟人致書莫知所自乃南海公實惟敬之後復有瑰琦如蘇郎者何心賞訓交萬里一室如此耶

細玩百篇泠然多古意計它日所就必出公實惟敬
上也聞有剡溪之輿不惜顧我巖閤倘如所期此爲
盟質

與孫兆孺書

田郎詩業已如命序之大意爲公不爲田也田詩中
頗多借稱人字如皇甫吏部輩皆先達士而元美中
丞又其父兄所嘗受號者徑字而銜之於心亦大不
安推之恐亦不足以賈禍人且謂田郎狂如伯良伯舉
皆自公從史也卽唐人及李何諸名家亦有稱公與
先生者今詩不及唐人與李何諸家而徒以稱謂過

之何益幸明語田郎亟改爲望

答趙黃岡書

項過貴府公厚視不勝私感乃兩邑頌聲夾江盈耳鄂人以失公爲憂黃人以得公爲幸此可以覘公之大矣歸伏丘樊遂已踰秋序馳仰高義爲勞如何所不敢有咫尺之訊則丘樊之分以干人爲嫌也兩吏來叨承華牘字字通心知公不以衆人遇國倫也至以使君贈言見委大非所任即使君先數日書至行期便在月初事迫矣語云疾行無善步況不佞又學步者耶重違尊命勉就一草負愧冒陳以俟繩削使

君好古文中率以古意望之故不敢作浮與語諸公得無以爲訶護乎護則不佞之罪也

報侯欽之兵憲書

山澤遺黎瞻望旌節歲不再至已弗勝其㗇嗷一察所可見也何論國倫屬在提命之末者乎江永可航室邇奚阻緣自墅性一縱結束維艱遂不敢以竹冠荷衣走辱幸舍然自絕亦甚矣邇時抱病居中都無所營但耳民間謠語竊謂明公秉法故平樹德尤厚造我郛鄂席之金湯軌迹所經膏雨更渥然猶有私望焉若曰奚爲後我也明公豈無意乎

復曾司空書

故人縣車曾未數日而弟卽以浪遊之跡遭之會如夢中立談酣語又儼然在天上卽款洽三晝夜勝平原十日已多迺行時復辱劄所珍見餉綈袍踦屨情豈有已乎東行未旬日抵家頗爲高陽舊徒所困鉛槧都廢所委名園詩至今未就慙負何可言

與元美敬美書

憶僕嘉靖癸丑過吳郡時因敬美得交彭孔嘉已卽託書先大夫誌銘又偕之遊虎丘分韻賦詩而別後聞孔嘉物故其子孫漸微計不能一脩舊義偶今年

漢陽劉生攜一兒男過我訊之則吳人也已私訊之則孔嘉孫彭惟謙也云其父死後其兄惟訥以淫蕩破産稍分餘資脫身遊外家周許氏已周許盡費其資逐之歸歸依庶母庶母私其所生不能衣食之遂爲其兄誘賣與劉生劉生毎束縛而奴辱之惟謙不能仕僕閭而歎曰汝兄不仁哉因以原直贖其身幸劉生不敢恡擬明春自攜以付足下會從者東下便遂託之先攜以往幸足下哀憐而衣食之知足下昆仲與孔嘉交更深處情當更厚此兒必不至失所也懇懇

與方子及書

自子及橫離睚人遠作南荒客僕鞅鞅不能平者數年比來官猶故矣齒得無少長乎幸且安積薪未有才美如子及而不大爲世用者新詩盈案久不得一誦竊復有私望焉

復黃孔昭山人書

暑中方困熛熾而執事偶過移如清風至奉雅談移時則又泠泠白雪調也病息漸蘇從者遽去無可致鄙意廼猶有秋期之望竟復杳然謂何潯陽書到不次抵掌第奬借秦傒至以合古爲定論良非所敢當

耳聞從者南發無任悵然明春儻有虎丘齊雲之遊計非數月不能返執事以其秋來敬聞命矣

甂甌洞藁卷之五十三終

甔甀洞稾卷之五十四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賢校

書一十四首

復王元美書

余自早春遊玄岳初度蓋在江漢舟中私計足下必有贈言可朝暮至也比歸山園寥寥數月雖一二遊客以足下手簡來又率止爲客容無一語及賤日以爲足下忘之矣歲暮小有先隴之役爲寒氣所侵病臥旬日忽從者來自弇山泝江二千里籠以佳文被之綺錦推枕拜賜不覺病之去體盡也六十無聞何

以當高義若此感激感激爲憶二十餘年擬拜先師之墓再老未遂死不能作負心人幸且形神粗健從往反玄岳試之尚能陵傲氷雪水狎風濤獻歲元夕後可即鼓枻而東仲春初旬定作弇山堂宿客伯玉肖甫何緣輻輳然弇山堂自不可少明卿一脫屢耳二絕句字字實境續五子詩其一雅有建安之風誦之不能去手謹錄傳作諸子詩並塵記室或足下有見有未見也圖署諸作不能遠錄第以北園三山二記應命大率平生所著業已編次成帙非久可盡攜以質於足下而後傳也

報王敬美書

鄙人自還山以來舊痾盡解偶今歲春忽遘異疾掩關伏枕業已何餘不圖兩故人書來有如援我大戹立致起色二詩以賤日爲念骨肉至情溢於楮墨而重之文綺珍玩復何可當感謝感謝省會來書悲四子之凋謝幸鄙人之逮年至以斯文所累屬之詞雖過實義極相關朝露晨星可爲流涕向子謂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不知死生何如夫死生猶是也然向子未盡達乎耳如足下往歲誤聞乎不諱安知今歲猶賀乎生乎餘喘幸存猶當爲足下張設旗鼓

清塵除道以待抉轡長驅足下適謂年貴於天下而又不知得年如鄙人否夫鄙人豈足稱年哉足下高才厚福天寔祚之無過慮也元兄學道已久病安從生乍云餌七藥數月尤非所解豈其道可以卻老而不可以卻疾乎鄙人未嘗聞道故敢率爾問焉

復吳子彬左司馬書

幽谷病夫聞足音且喜況天上故人重緘累貺越數千里被之乎叔世交情指不再屈銘之肝膈與此生俱矣往歲聞榮命私極快心蓋清明之朝正人柄用天下並蒙其福即幽谷皆陽春也何論雲泥哉年來

野性日適貧賤都忘於世一無所羨乃者武當之役初停虎丘之棹已繫倘不即塡滿壑更當取次周五岳以送餘年故人好我將無錄之方外交乎嚴詠二律鏗然雅音謝敎謝敎張羽王粵西才子曩爲吏道結束今得放之灕山遂其初志而所爲古文詞益自精宏乃知音良未偶也一辱明公折節遂爲士林增價此不獨羽王感矣握手無期西望於邑

復張羽王書

頃方編次拙集將攜之吳中就剞劂引領佳序不啻大旱之望雲霓屬且戒舟忽從司馬公緘中得之蓋

自天而下也披玩數過宏麗沈鬱大爲鄙人增價此何以報之書成當先馳致足下耳讀灕山吟有如置我清室而巖泉溪霧決漭目前可知北園景光亦在足下記憶中也司馬公故好文而交義更篤業已爲足下寓謝使去倉卒不盡言

報蕭太史書

往來過二別不及一望門墻歸而自恨迺得劉生致報書何奬與殷勤過也國倫自束髮綴學遊藝林至老無一字可當述作回視楚先哲屈子以下如倚相丘明屈原宋玉輩不啻天淵甚爲楚辱甚矣明公一

登鼎甲便主盟斯文壯哉志乎無論諸賢詞賦祖也即髫子爲文王師而其指具在往籍蓋呂尚父之儔非明公其誰一振其業乎劉生行因得草二詩扇頭爲贈

復王行甫書

仲美以除夕還下雖相見亟稱公子之英敏而文氣雲然驚人爲足下喜不能任僕東行業已裹糧載圖書于舟矣政候足下與鄉使君消息便可解纜使至適謂必旬日而後可發恐不能待即治行匆匆且酧餞者家不能作一語贈使君姑留冊俟舟中圖之足

下須先期下宮只與僕俱東候使君于二孤間至望
幸望

復吳國賢書

里有名賢如足下相去日步武而又時時以書通心
顧一晤之緣尚嗇無自而承大雅甚矣國倫之離索
哉劉使遠來辱以中丞公遺榮見命此國倫責也敢
不拜命尊公遄行已於諸公撰述槩見而心折之矣
久負初盟不任惶赧即日便當終此役而劉使若不
能待計旬日後可付何生專致之幸諒弇山之會政
如所云元美別予長歌末句云縱令解死亦不辭人

間此人寧再見情見乎辭矣兄次其章申復諸不宜

報勞君任中丞書

不佞向遊武夷見故志蕪穢爲甚屬其時有兵事且賤有司避選事之名遂置不問今觀新志出明公手編文簡事核犂然一家言蓋山靈有待而顯遂與五岳俱重非偶然也舊遊四章偶在行笥錄呈覽教幸一哂而擲之

報敬美書

廿三日謁子與墓不任悲愴遂病楊安人見第所使小僮泫然痛哭備言感足下兄弟深恩不然且不有

其後不有其家即不有其命也屬其親戚故人以弟至爲鼎事牽然以酒食相勞頗爲所困越宿即放舟逃矣元兄使者還附此道意

報元美書

𨶹棹閶門又八日候從者不至頗爲諸酒人所苦夜來得佳序讀之大自欣然忘其爲覊旅矣序中獎借殊過至以不佞當屈宋而謂三人可敵全楚尤非所能乃又指騷賦爲弟獸事則何望之厚也弟亦嘗有數作居恒謂左太冲後無賦可傳而今人強備此體雖李何歷歷楊馬之糟粕故復羞澁不敢以示人而

足下顧厚望之俟再思以復

報李于田書

舟中細閱佳篇種種精詣微有評騭不過强效其愚耳別公未十年猛進若此作者之庭豈其遠乎適抵秋浦遇門人趙司理敬託轉致併謝高情司理亦留意騷雅者幸不吝切磋

與陳道人書

細閱佳錄雅見冥悟惜鄙人未嘗學道不能遽贊一辭非吝畏畧著也語云善易者不言爻象況不善易者乎必欲有言尚期數年再過盖數年以後執事進而

化鄙人思而通庶幾言相成也如何如何

報黃鳴皋憲副書

臥龍復起霖雨可需玆士林所共欽而世道賴以鼎重也況執珪仕楚而楚人得之乎第襄郢阻千里外無緣縮地一接故歎則有引領悵悵耳又計法從初停使臣轃至境上之役數月未寧此皆下執事意外之勞而所爲驚心扼腕之狀又可想矣回視鄙人去歲遊玄岳時景象得無稍異乎病起有懷屬方生西行便敢布區區

與周少府書

黔中故人孰在三之義如吾子者厚矣况䏶脊不及
自潤而欲分甘老友此一念不可當矣猶忍有過望
乎仕楚三年孤蹤如寄茲幸一擢佐大邑其才稍得
自見駸駸嚮用有階竊爲心喜但從長吏後而又附
在會城觀望趨承益須加慎高明以爲何如

四六二十三首

賀冊立

中宮表

伏以

帝德光天萬寓戴神靈之統

母儀配地六宮啓風化之源典禮議自　宸衷懽忻
騰丁溥海恭惟
皇帝陛下德兼明聖運撫平成當正位凝命之初采
理陰從陽之義謂大人之學教國必先教家自邃古
以來治內斯能治外　恩隆齊體彝章肇舉於星軒
禮重匹庥徽號昭宣於雲漢螭蟠玉璽聯九御以肅
宮闈鳳翥金根冥二儀以承
郊廟正始之風既播刑于之化斯臻臣某　等寀服
外藩心懸北極覩絲綸而胥慶馳舞蹈以無從伏願
日月同輝清寧竝運仁孚麟趾家祚與　國祚齊昌

瑞集虹樞

帝心與人心協應

賀冊立

中宮箋

伏以

天生聖德御六合以體元

國有母儀參三才而正位化行宮壼慨洽寰區恭惟

皇后殿下靜一凝休仁恭協

帝屏符雙雀夙諧窈窕之求　輦從六龍並應　神

人之主光生蘭殿祥雲護玉璽以當天禮正椒房

淑德贊金闈而配地陰儀肇建已聘渭涘之興周内

訓章明貞卜塗山之翼爰伏願居循阿保動中珮環

修分綵獻繭之儀開邦基於有永啓繞電流虹之瑞

綿歷數於無疆

謝　賜彩段白金表　代作

伏念臣頃以庸流叨分藩牧司存會計政愧何宜偶

緣反側之夷擾我邊鄙爰整膺懲之旅奠此西疆雖

戎器夙除矢石未嘗親冒而糗糧備轉輸豈足言

勞將吏協心自

天威之一振兇殘授首出廟算之萬全欣逢三捷奏

聞遐邇乜句來格詎意蕩平之後旋頒優渥之恩臣愚無補於分毫

帝賚不遺其尺寸禹金三品光分內帑之珍虞服五章彩炫尚方之製榮同賜碰溫踰解衣臣敢不益礪素衷仰酬鈞造伏願乾坤寧謐中外乂安九牧貢金永固丕成之業萬邦執帛茂延留庶之庥

送胡方伯赴陝西啓

天王眷西土周咨歷試之賢岳牧翊中朝特重句宣之命司存藩屏奠華嶽以固金城力寄股肱挽河源而清玉塞布省方之駿惠勛非衡石可程操經國之

鴻猷慮豈智囊依測惟玆弼由
帝眷適符名世之期乃爾簡自宸衷益肅在公之義
五熙開道鏡中攬秦地山川雙隼拂雲祉上置漢家
民物甘雨以時爲澤德星所至增輝於惟大方伯鳴
和胡先生汾陽畢異產安定名家丰神煥彩於九苞文
藻探奇於五緯斲輪悟道澄心洙泗之源迎刃應時
奮跡唐虞之際南宮賜第東觀蜚聲珥白筆於殿中
黄眷三狐之魄鞭青驄於海上更存一鶚之風尋以
驟歷懋勳累遷觀察總憲按婁非之墨吏威名震布
於兩河洗桎梏之寃民生氣昭蘇於列郡寬嚴並濟

殊稱耑史社稷臣才諳兼弘不負蒼生公輔望稱榮
滋赫奕命載新握分陝之符伐彰典瑞擁入關之傳
徒御騰歡謝棘省以西馳撫臥梁園父老登微垣而
北顧天懸執闕星辰體國兄民莅豐一夫無菜色承
流宣化義輪萬里見葵心不牛游內儒宗此去關西
夫子伏願經綸益究寵遇薦膺
皇靈嘗而功載鼎彝人瑞昭而榮生劍履爰采謳歌
之意式敝餞送之詞

上御史大夫王公啓

恭惟明公閣下　兩朝耆德八服具瞻作

帝股肱司天喉舌霜清握紀曜炳敷文奎瑞輔汰之
臣矢心效其正飭海內蘊奇之士延頸頫爲執鞭比
遠吏入　朝之年正明公開閣之日伏蒙憐其落魄
遇以改容待坐論文既慰千山之仰憐才惜與尤存
吐握之風脫越石於縲紲雖羅遇合識公沙於杵臼
豈藉游揚恩踰九遷價增一顧使嘶核斷然見品而
死灰尚令復然微幸於天負媿何地竊自惟念無可
受知操孤尚以係人早離投璧之忌納聲疑而涉世
莫辯償金之心三黜將比於展禽一言慮召乎季布
枉尺既非所欲惜分敢以爲勞矯足羊腸末問鄰程

遐邇全身虎尾不知機事安危睨厕門墻旋披肝膽
但剖符既遠側牘難頻登望海之樓以望京目與扶
桑並峙開思過之閣以思蕃身依叢棘爲鄰且通籍
二十年徒飲前魚之泣投荒八千里又題窮鳥之悲
況鱷焰吞城狼烽蔽野死守可效生還無期敢謂鳴
其不平竊欲伸於知巳

謝　鄭王啓

恭惟殿下悃愊翊國恭儉儀家德表九宗文輝四曜
雖河間之樂善未足齊賢豈鄴下之摛辭遂能嬈美
乃猶虛懷嗜學不惜降體延賢切磋兼勵於武公鄭

且備嘗於重耳延膺光復彌砺清脩頌溢兩河安同
四岳國倫偶以巡行之役叨承吐握之風衞授簡之
非才慚曳裾之尚晚何期厚遇不異窮交設醴既顯
緘書至再中岳之靈孔邇南皮之感滋深河水盈盈
私心戀戀玆遘一陽來復懸知百福是道無自稱觴
徒懷獻襪願勤命使遠錫珍儀瓶膏味旨於瓊蘇篚
幣文工於火藻啗之枯腸頓澤服之弱體加溫且覽
心法而企慕前脩奉手書而顧嗁名教寵靈踰分循
省何脩對使登嘉不勝銘刻謹附啓謝

上鄭王啓

昔遊玉屋遂望宮墻召宴留歡陳詩應教被兹恩禮感在腹心方深犬馬之私巳謝牛羊之託拂衣以往曳履無期言念高懷兼欽大雅雖與漁樵混迹尚能金石同盟臨湘水以寄悄涓涓不竭指嶽雲而獻壽冉冉無疆倘辱嗣音可勝延佇僕臨啓無任馳戀

上張相國啓

恭惟閤下佐命調元膺均萬寓摅忠負扆績冠三朝豈惟衡洞之靈光輝申甫寔應文明之運伯仲伊周蓋自秉軸以來及夫代言所至上新主德下燭官邪巖穴殆無遺賢要荒巳多重譯此旋乾轉坤之學

靜運而不居由今復古之心淋乎而鮮迹有非常
所易測閭巷所及謠者與倫久耕未光覬知嚮往睎
茲交泰之會益切瞻覲之私月竊祿二十年餘已落
而復振投身七千里外分遠而心親雖推轂之恩施
於不報而求精之感矢在不忘比六載睽居非敢怠
然自絕一言干進即恐負其所知今茲旋解戎衣叨
司學政祇當勉竭駑鈍仰報鴻私至於吐握之懷所
欲下問管蠡之見所欲自陳則未敢遽及也

回羅中丞啓

三奉答劄仰見虛懷翕納之誼謝教學庸之分益略

恩同加膝感切銘心遡下問慇勤似不知其愚昧而未籌未效非敢負於高明緣司祝代庖恐難越俎之誚而工師委斲猶慮傷手之歎況明公先機鏡覽過事刃迎諸夷盡在目中群策俱存肘後盖大方之龍燭而偏國之牛刀也本道欲輸獻納之忱知鮮謀謨之助意者面陳可否庶幾言切事情雖附耳之意難明而屬垣之嫌可杜故退而脩職不敢有所恃而愛勞進而受成不敢有所私而藏辯識誠迂矣分亦宜然顧芻蕘之益甚微而吐握之求未已猥蒙峻責益用屏營謹啓謝教

賀總戎方公加陞兵部尚書啓

恭惟門下荊楚奇珍　廟堂重器才兼將相望肅華夷鎖鑰北門屢奏無前之捷金湯右地彌伸不戰之威旂裘交臂以乞降鞮譯載塗而輸款息烽煙於沙漠疇寵元老壯猷錯鐵輔于泰山益廣　聖朝文德露布馳而歡生宸陛綸音播而功被旂常匪茲三錫之榮曷表萬全之畫巾蘭臺而陟樞府八座胥崇披賜錦而臨棘門九邊輝映象天喉舌嬀司之綬紀攸尊作

帝股肱麟閣之丹青何忝行且入參帷幄夾輔機衡

扶二曜以常明戢五兵而不用勳勞藏之盟府文武憲于萬邦社稷靈長寔承昭貺逢庥柔祚敢藉末光敬介書郵溥言展賀

賀同年沈中丞擢大理卿啓（時在大梁）

恭惟年丈命世文儒挺孤標於嵩雒匡時碩彥振偉績於旂常駿歷滋深聲施載烈澤霑江海威讋華夷操白簡以部昆嵲屹若三門底柱擁雕戈而清鴈塞巖然千里金城文武足憲乎萬邦勳猷見推於四嶽帝心簡在台望彌隆 詔自蘭臺晉端棘寺肅 殿中之直班並六卿持天下之平司兼五教昔皐陶寔

始作土相業光昭於虞廷曁長孫能無寃民頌聲流
布於漢冊卽象刑之倚重占公輔之虞登朝著增輝
生靈嘉賴國倫夙緣天幸叨附制科偶廁同門尤爲
異遇甫切步趨之願優承呴咻之私豈謂岐路解攜
懸心數千餘里遂爾星霜易候屈指二十六年夢寐
爲勞殷勤何自頃執大梁之役咫尺仙廬擬從伊闕
之遊瞻依景範乃畏塗躋嶠尚無班荆道故之期且
厯歎蹉跎徒有折柳懷人之感但數月兩聞榮命喜
倍恒情而　三朝再覲宸居亨符泰運竚以雲泥之
隔能忘縞紵之交爰屬荒辭敬修薄賀伏望披揚赤

素炳耀丹青上結　主知翌宣盛美洽調　元化坐
致雍熙爲一代之具瞻慰八方之共仰

賀中丞陳公擢兵部侍郎留鎭三楚啓

恭惟三山靈淑特鍾命世之才一代文儒素負立朝
之望清風播在仕國大雅振諸詞林首八彥以巡行
所至見稱眞御史懷孤忠而獻納因之被遇大聖人
畿甸衡文風敎聿新於章甫棘園削牘直聲震懾乎
貂璫爰階九列以翱翔遂竝兩闈而出入蘭臺石室
內綜金匱祕書白筆絳騶外領赤墀章奏鴈門而
疆埸立靖譬龍塞而鎖鑰彌堅荊楚移營未踰年而

家彊戶頌西陽飛檄甫一舉而電掣星流臨戎有輕
裘緩帶之風鎮靜得休馬弢弓之體毳旆硫魄旋交
臂以乞降鞮譯載塗背獻琛而輸款息烽煙於槃瓠
而文德載脩鍤裹郢於苞桑而歡聲普暢北道新馳
露布南人盡識天威戎衣甫釋於轅門美銘忽須於
珍筒由柏臺而陟樞府八座增榮握金印以安
帝鄉三苗永格蓋　朝廷方以諸艱試虞相故父老
得以一日借寇君數非偶然恩從特出行且象天喉
舌入參帷幄之謨作
帝股肱用贊機衡之政翊文昌而協德除武庫以藏

兵社稷靈長寔承休貺山林喘息並戴末光

端午節三道請劉侍御啓 時行部陳州

恭惟朱明啓候二麥既登綉斧觀風三辰並麗列值天中之令節適臨太昊之遺墟縱結艾而省民安采靈著而占歲順國倫等叨從決駕竊聽弦歌歡倍閭閻色增河嶽敢迎台節暫憩古臺聊修鶯茶之供非擬鶯花之玩倘蒙俞允無任寵榮

元日三道會請劉侍御啓 時行部陳州

伏蒙台節載駕宛丘三雪占年已順孟陬之紀五雲獻歲適符太皡之靈瑞啓著叢草木含榮於上日陽

生秦律山川增耀於中州國倫等竊幸元辰叨依法象家懸神木知百福之從新戶薦辛盤暢四時之協度敢陳樹柏用效芹葵恭俟俯臨不勝延佇

歲除答各道寅丈見惠節儀啓　時行部許州

恭惟門下海嶽巨靈廟堂重器經文緯武貫古綜今建節天中坐見五都弦誦分猷洛下居然萬里金湯國倫猥厠末僚夙欽明德屬當除歲感萍跡之難齊即此採春帳柏樽之末偶豈期高義先恤下私節物頒來珍重五辛之助華緘啓玩輝騰三朔之祥祇合愧以登嘉聊披忱而寓謝伏願道從陽泰福與時臻

叅膺鈞軸之司懋建規謨之績

陳州端陽候開府啓

伏惟天祚公家篤生名碩

帝懷中土中命撫綏絳騶至而四塞塵清朱鷺揚而

三川沸息恩威交暢吏士騰歡職等猥備末員仰叨

洪庇方以負䟦爲幸猶慚借箸無能頃緣職事驅馳

遂致趨承曠缺自春徂夏丰胥之役未停越宋入陳

台鼎之儀漸遠瞻依莫遂媿悚爲勞今茲鶉首之期

適届天中之節五兵用辟多福駢臻結艾懸蒲均懽

太平之願紉蘭沐蕙敢忘明德之遺

許州除夕會請察院啓

伏以陽回黍律洪鈞默應於貞元境接芝圖淑氣遙凝於瀍洛恭惟臺下代天巡狩與物同春停軒五鳳之墟德輝均覽閭俗八龍之里風裁獨持節俯迎年民歌樂歲二至吐明霞而獻瑞萬家塗仙木以從新國倫等猥以末僚叨從法駕睠百靈之效職占三河之為祥爰潔辛盤介茲景福乘太史書雲之候慰農人享臘之私伏俟俞從不勝祈仰

元旦賀胡府啓

恭惟臺下澤涯三川勳崇四嶽獻績方新於兆命迎

年適協乎泰階神燕納新綵驕多福爰紀五雲之瑞旋增八座之輝國倫等竊在下僚叨承休庇偶執巡行之役遂稽拜舞之期竊祿知恩捧樹賜而祝頌違顏思懼瞻柏府以趦趄伏願譽命薦升星衷簡在用廣經綸之緒允符天地之交

答瀟甫宗正送節啓

伏以玉衡肖燦家迎三朔之祥金柱繞旋運協六符之泰淑氣延於嵩洛陽春布於闕廷恭惟執事德毓天中才傾鄰下貯六經於腹笥滌萬境於心源表正七宗贊堯仁之親睦光揚十廟覃周敬之儀刑振振

麟趾同風翼翼燕謀媲美屆茲元戌茂集洪庥縞紵投交叨晏嬰之久敬韋弦交儆忝文舉之忘年幸遂泮跡再沾蘭臭悵流光之易逝慶佳會以無從節物須來珍重五辛之助緘書啓視煇騰二室之奇祗含愧以登嘉聊抒悃而寓謝伏祈涵照無任屏營

公請鄒大參啓（時徐司空已葬應得諭祭未行故有此請）

恭諗明公學綜今古才豫經綸歷四方風猷茂振甸宜三楚恩澤旁流竊聞父老謳歌用卜　朝廷倚重況忝衣冠之後久承鞭弭之榮須義方殷望塵彌切茲有所請匪曰私干事國僻在東隅人才僅方下

里惟是司空徐氏仕爲

先帝舊臣班副六卿家鮮中人之産晩離梁口退然

高尚之風屢被薦書人情猶鬱其推轂門甘初服機

事寢息於懸輿生等雖共鄉閭不敢過爲褒美頃年

下世聞者如哀

今上錄其遺勞覃加䘏典行司管其宅兆賁門

天恩乃少牢之賜已須九原何幸而追論之文雖布

三載未沾敬代諸孤略陳初悃敢勞法駕特賁荒丘

使朝廷之德意不虛卽草野之幽靈少慰式閭封

墓古道斯存旌往勸來士風攸賴

報呂誠齋啓

名家世德汀漢同清淑女端居琅琚比重豈期寒陋謬辱寵靈甫申媒妁之言遽允宗祧之託合由天作感自心藏典禮方稽著龜並協敢擬新秋三日恭脩不腆聞名是用先期特下典謁

候呂相國啓

恭諗相公閣下以斷斷休休之度佐巍巍蕩蕩之朝經綸已邁前人進退尤關世教寵方隆而戒滿年未至而辭榮十疏陳情九重斂色　詔賜安車就第甫申休沐之期風高解組山都旋被徵還之命上方傳

錫匪三驥之足稱中使慰勞儆六龍之親幸光延楚粵道重莘䟽縣輿暫息里門俟駕再趨帷幄況綠野之堂新闢而赤松之志少酬父老望旄山川增價伊予小子竊在下風偶同洪景之解官適值召公之請老香山虛社栗里流歡敬逕前旄希垂末鑒

延津請餞劉蔡院啟

恭惟先生大人攬轡中原河嶽清寧載見旋車北道旄倪攀望無從廵行報自蘭臺采納藏諸秘室清塵日遠法從天高國倫等久親台斗之儀側奉經綸之緒情滋眷戀遇匪尋常敢戒郊鄙薄言祖餞伏望旌

麾少駐不惟樽俎流輝

奏記三首

奏記督府

竊聞古之論治者曰功不倍不改器利不百不易法重更張也然有腹心之害坐視之則一日不能安起而更張之則利百而功倍又何可避喜事之名而失時耶禍莫之救乎本府所部信宜縣萬山聯絡各水猺獞名雖受號其實世逆不悛不惟豕突為殃抑且蠶食無厭占糧一千四百餘石貽害一百三十餘年編民賠賦不休官司處分如戲以致父老轉徙無所

控告請兵勦賊輒以動擾爲虞創議蠲糧又謂正供難減因循積縱以至於今民反以通徭爲生官率以苟安爲幸制命之權寖削貧困之勢益恣愚者既不能謀智士又多引避然則一邑之生靈可委爲秦越一郡之手足可任其痿痺耶況茂名電白諸縣徭人聲勢相倚效尤竊發禍亂益不可支此未必非全省厲階也本職受事以來諮訪籌度頗得其概幸今大勦山巢諸路兵集徭人一時畏威未動然而大兵深入賊首竟逋明係各徭受其賄賂金錢轉相藏匿意待兵撤即與合勢橫行此本職所以食不下咽非止

爲一郡一縣慮也竊計此輩雖有萬衆分處勢散頗畏官兵更畏狼兵爲地方計若不過撫勦二端然必兵力足勦而後可以言撫若兵力不足徒虚其動擾而撫之足彼此相欺卒乍上下相誤除該縣六家自在陷賊巨惡當禍曉當有方梁文富梁廷鑾已經本府計禽禁錮檄行諸從令其捕獻渠魁黄朝泰等贖罪外止餘猶行不可盡捕及縣官不敢盡言者語云不一勞不永逸請乞軫念上分困懸早賜拯救調發狼兵五千號一萬檄名將一員領赴本府足以參兵五百鄉狼等兵五千以夾攻黎汝誠黄朝泰爲名但

有藏匿接濟者全家誅之能綁獻首禍者赦之其占耕信宜粮田者即移兵恢復之願退田者撫之所復諸猺田土悉准與狼兵耕種免其租稅三年以示恩信仍乞

題請照依廣西田州等地方設立土官總管所屬各州縣狼目則猺以狼制狼以土官制猺端永絕法紀昭明粮額如初民困立解不朞月之間而百年之安可圖也失此不圖恐兵不易集且誅之無名又未免以動搖為虞坐待極敝而莫知所措矣本職痌瘝切身不自知其計之過伏候財察寄行之

奏記御史臺

竊念嶺西地方久困劇寇請兵借餉缺望數年自明
臺軫念瘡痍一體援救允增兵餉督責將官士氣因
之奮揚人心益用鼓舞下臨之捷適在陳參抵任之
初羅參戴罪之後功有所自天寔相之此後賊遂失
勢分踪東奔西潰又爲颶風摧折羽翼日孤計今不
滿千人逸出海南閙海南業已有備且行水遊擊躡
追其後似可一舉而殄不復煩廑殷憂也鴉髻山賊近
又分巢牛韞龍窖二山險不可入日内已趣陳參與
本府兵並進勦勦賊聞下臨之戰頗畏官兵八月以
來大半遁回陽春深山矣此偵諸被擄之口良非虚

傳且本職分當親詣赴營為閩郡父老一謝援師之
恩顧又惟大難新解餘孽未銷長吏出境將士必且
懈心恐生它虞取罪益重特陳耿耿差官馳敝伏惟
慈諒無任懇切

奏記雷廉兵巡道

屢奉鈞諭極爲驅圉留神海上諸酋業已分踪自潰
一二餘孽窮無所歸游掠小村望兵而靡稍行清野
之法彼坐困矣此事之在高者皆威靈所暨也至於
雷廉之境晏然按堵如今日則數年所未覩聞寨船
稍有損折不知傷人乎輔車之義安危相倚盖日夜

不能置於懷矣頃承委以佳稿序文極願執筆但書成於彼而序屬於此迹少相形古之俠士尚不欲從他郡乞奪人賢豪權職亦有取焉伏乞俯亮

甁甁洞藁卷之五十四終